

327  
415

蓬瀛仙秘錄

信原德太郎著  
續後編

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

始





頁	行	正	頁	行	正
序	四	爲國子	三	六	來
三	十	鍛	五	十	世爲成俗之
六	五、六	機器	同	九	是同道
七	三	焉者	一	二	妄
一	九	馴到	二	八	伊井
二	十一	危	二	二	似
二	六	獲	二	二	鼠
同	八	遂	三	三	伯附政
三	二	乃孰失	四	六	伯附政
四	六	茫	同	九	福急急
一	十	段輅	三	七	載
二	七	皆非憲	四	四	毫
四	七	非元	七	四	任
同	九	所德	四	十	之名
五	四	那	五	六	言詳悉
五	一	政邪	五	六	該
四	六	三	同	一	莫々
六	十	培々	六	三	怒
六	十	其	六	二	可過可乎
同	五	孔	七	七	死
六	二	畫	八	九	銀
七	八		〇		

蓬瀛仙秘錄續後編

序

我所以爲學者一。曰進脩。猶人之治產。而分之則八矣。曰書。即讀字。且書之也。曰經。講古格言。以明理義也。曰史。涉于古今之成敗。以審乎世故變化之情勢也。曰詩。以述我情也。曰文章。以達辭令。通我意志也。曰道德。反省我心身之邪正。去非就是也。曰經綸。理家安國也。曰武略。能爲干城也。世有善其一二者焉。有能其四五者焉。故有詩人。有文士。有通經。有涉史。又猶人之住宅。而有堂室倉庫門墻。由貧富。各異乎其數及大小矣。而予學之所至。則猶纔慕其大且備者之美焉云爾。支那國。古稱聖賢者。或有升其堂。少入其室。况能爲其主人者乎。乃予將行致此富。築是宅以住焉者。然問其致富之道。則以深山之農夫。僅耕薄田。况年既七十四。可謂日暮道遠矣。曩者。著蓬瀛仙秘錄。以充治產之會計帖簿也。前編而期

大正  
3. 10. 6  
寄贈

著者 寄贈本



我產之或豐。而未豐也。又作後編。而尙未富也。宅果何時而成。遂又作續後編。蓋一息尙存焉。乃耕鋤之未可休。而帖簿之未可無也。爲之序。

大正三年春

信原機識

### 蓬瀛仙秘錄續後編

備中 信原機 著

處世篇

乃木將軍之殉死。人或以爲出乎銜奇也。予著雖非其倫。亦或以爲銜氣俗習焉。固無意誇銜者。而莫奈世評何。予因有國詩。曰。奧山乃。紅葉毛色乎。銜計牟。木伐翁毛。眺天曾行。更意譯之以詩。

霜落林衣錦繡添。於時取義豈容謙。深山秋色世疑銜。自有樵翁停足瞻。

或以乃木將軍之殉死。爲出於銜奇矣。

欲依義烈殫斯身。世路卻呼誇銜人。若從泄沓重生命。或作謙遜稱道真。

某以予著。爲銜氣俗習。孔聖。是丘也。知我者其天乎。等之言。亦或所不免歟。

孔丘垂教幾千年。未敢馳空絕俗緣。恰似嶺頭霜樹色。照將下界錦如燃。



某評予著。以銜氣俗習。因戲賦寄。以証其信然。蓋起句帶誇銜。而承句俗陋。

七十三齡未歎衰。敝衣汲水抱薪炊。君能論我銜兼俗。不負卅年真舊知。

雜詠

仁便巨炮義利刀。滿腔經史是兵韜。願爲好戰豐關白。世故園中術策高。

其二

孔將行道徒周禮。孟欲興王賴井田。我學由來何所向。研鑽只合問蒼天。

其三

聖賢遺教是耶非。世事人情今古違。獨怪千秋一輪月。來吾書榻放光輝。

其四

老悖年加世日移。何能奔競濟明時。飯蔬飲水脩文字。只是鄙人擊壤辭。

其五

達望方術借磋磨。欲善人多護己邪。宛是莠苗一齊養。何能嘉穀富其家。

其六

勉行雖要大且化。發言恐失穩兼謙。終天所至倩誰解。獨有玲瓏月照簾。

其七

經世理家要遠圖。人生毋作小人儒。事非何敢污清節。須置田園耕草蕪。

其八

事從勤儉利全義。心帶驕誇智入愚。野老終身何所得。讀書荷來是清娛。

其九

憂憂研鑽率舊章。斯文未覺入新疆。映眸失得千年跡。秋冷書窓山月光。

其十

隱居求志不須疑。處世鍛才豈莫虧。七十年來臥泉石。獨延山月伴書帷。

其十一

遂仁達義是規圖。何必塵間求仕途。孔孟問津成底事。不如執耜拂園蕪。

其十二



神童寧若作神翁。耄耋空餘志氣雄。遂恐古梅稀結實。折枝不惜數花紅。

四

其十三

讀月耕花昏又晨。老來養志樂方真。才於王佐縱雖愧。跡比阿衡隱有莘。

其十四

晨仰行雲出草茨。夕迎明月揭書帷。惜無才學比伊傅。耕讀深山未作奇。

其十五

誰識深山寒士情。抱薪對竈畢斯生。非辭斗米賦歸去。雖涉三蹊趣莫成。

其十六

世路遑遑求仕官。孰如耕釣住山安。投劔歸田昔年夢。至今絕跡問津難。

其十七

堪駭人情隨世移。獵官漁利獨存思。判將乃木忠君死。非作喪心爲銜奇。

其十八

著述唯要脩省資。敝衣荷耒老茅茨。世於金紫以何命。名我驕誇亦一奇。

其十九

未曾酌月未吟花。百事無求臥草家。何恠世途問津客。付吾耕釣作驕誇。

其二十

終生相忍共辛酸。便道寡妻夫史官。何知智若殊霄壤。誣罔如泉出百端。

其二十一

何必世途望聖神。弗嫌推食待功人。劉邦百勝由韓信。豈莫良平耳語新。

漫筆

古孔丘之行禮。人以爲詔矣。頃者。乃木將軍之殉死。或以爲出銜氣也。予之著。雖非其倫。而亦以爲銜氣俗習。蓋由人徒視其所以。疑其所由。而不察其所安。况奔競世。爲成俗之凡。爲仁爲義。不出乎名利之外者。亦宜矣。事至于此。則夷齊之採薇。與比干之剖心。亦將謂皆不外乎一銜奇之心歟。

趨勢賦

德川幕府之終。歐米來通。時皇威久弗嵩。天乃誘其衷。使海內之志士奮起如蜂。

五



謀猷維忠。遂克殄幕府。而皇運大興隆焉。武士道之嚴格。亦爰併解紐纒。沿革之際。人人之心。遂以自輕。甘位于後進國。大假想乎歐米之文明。一則獨佛。二則米英。爭先趨之。猶羈旅之上程。秣馬裹足。唯恐後。早發星行。然而奢侈輕薄。奔競從橫。獵官漁利。遂成國俗。覩然莫復顧廉清。世尙或恨趨乎西俗之難達也。益鼓吹遠征矣。噫嗟。盍半塗罷羈旅。歸家以安其生。又誰盍當其前。以遮其行。特求器機知識於世界。道義則反己。以益致其精而已。抑歐米則固個人主義之國。子焉。而不知有孝。妻焉。而不知有貞。皮之不存。毛何附。道義無講。惟利是視。即其情。機器之外。莫可景慕。何其俗之不清。幸旅行之未達。而能有覺醒焉。即邦人高明。所以弗失其榮。願歸安我蓬瀛。以曜光于八紘。自磋磨廉恥。勉崇正理。則是同道同古武士。誰競其美。不啻我邦之紀。即民姓永遠之福祉。日本魂之人。必將有頌以諾矣。否則或進說公德。徒襲乎所謂墨翟之理想云而已。

賀岡氏卒醫學之業

處世尤要志氣雄。萬艱始獲一成功。爲思軻也道通後。慈母三遷亦不朽。

應岡氏之需。書福祿壽。

勤儉持身。仁恕接人。善和其室。乃萬福來綏也。博學深思。維忠維順。慎言敏事。則祿在其中矣。禁酒慎色。節食戒情。集義浩然。茲能享壽焉壽。

秋田氏見寄柳生流祖跡之攝影。因賦謝。

立邦長倚大和魂。培養由來法可論。休道劒唯一人敵。助將浩氣動乾坤。

修家史

圖畫何曾比插花。况於史筆記邦家。千秋赫赫廢興事。維孝維忠傳跡遐。先是。清朝將布憲政設國會。而弗堪國民之思潮焉。遂馴致乎共和國。袁世凱爲之大總統。而紛糾未休也。黃興等起兵于南京討袁。不克而遁。大正二年八月三日。我川崎大尉。爲袁將張勳者兵所監禁凌辱。其十一日。西村少尉。又爲其兵所毆打凌辱。九月一日。又虐殺邦人三名。破棄我國旗。居留邦人被掠奪者三十餘戶。七日。其暴兵又復奪我水兵所執國旗。裂而投棄之。我新聞紙。及東京國民大會。大憤乎我政府外交之懦弱焉。阿部政務局長遂爲宮本千代吉岡田滿所刺而死。英



八  
國印度兵一名。亦於天津附近。爲支那兵所殺。英國軍隊司令官。則直派一隊。捕嫌疑者十餘名。及指揮官一名。糺彈之。其機敏可謂善適時宜者矣。十一日。夜九時。於直隸省昌黎停車場。支那鐵道巡警二十餘名。惡罵毆打我守備隊步哨二名。我守備隊長佐野中尉。率守備兵二十名赴焉。巡警逃入其屯所。以銃劍抵抗。且發銃傷我兵。我兵不得已。應戰。巡警四散。而其三名死。二名傷。我兵一名右腕僅負微傷耳。十二日。我隊長對其知縣。要求逮捕之。知縣謝其亡狀。約以當執適當之措置也。乃我隊長亦所謂得其機宜之措置者歟。十三日。支那納我政府之要求。使謝罪使來我南京領事館。然至於昌黎之事。則彼故顛倒事實。爲抗議云。

世道

行世宛如分草蕪。何疑取捨有賢愚。請看村遠探花路。沿水隨林直又迂。

其二

身逢橫暴又何難。擇是避非心自安。想昔竹刀講武日。人人鋒向我頭攢。

其三

道德由來尙少年。齡過七十費精研。卻思世路擾擾士。生長何人果健全。

其四

自據狂橫終此躬。寧將含忍比殊功。卻慙文字斯心迸。只是進修期有終。

其五

學如探勝豈低徊。宛似層層登磴來。果達頂巔何所見。愧非俊傑濟時才。

其六

求友千秋言似新。期身古聖跡方陳。俯首九庸守昏默。或於處世道尤真。

其七

片言早已與人違。其奈世途多是非。流水混混歸海去。盈科觸石亦天機。

其八

非陷徑々固陋儒。恐歸粗放恃才愚。由來大道似游泳。當就清流濯舊污。

其九

家道官方累討尋。齡超七十達遙岑。一要侃諤一含忍。掩淚何邊果淺深。



寧徒四十九年非。日日戒違越古稀。琢出畸形一長物。惟他伯玉有光輝。

祝有元氏

引曰。明治六年。朝廷迎後鳥羽天皇神靈於隱岐嶋。歸途駐蹕于美作國英田郡大原村有元氏。爾後。有元氏每二十年。祭皇靈于其家焉。今茲當四十年。仍例舉典。又幸遇其父武壽君還曆之壽矣。見徵文詞。因賦寄焉。氏係菅相公之裔。且其言曰。對風流云云。故及。

聊送蕪辭被猷酬。鄙人何敢列風流。忠臣胤子行忠祭。况又椿堂華甲秋。

或問。程伊川於是日慶則不哭。蘇東坡曰。是枉死市叔孫通制是禮也。遂成隙矣。孰是孰非。予曰皆非也。伊川往弔可也。然硜々不通。蘇子不罵人而可也。然粗放不檢。問。其人高下何如。曰。蘇高矣。伊川非疏通有爲之才也。問。我賴山陽似蘇。孰高下。曰。若以其功謂之。賴高矣。政治經綸之才。非蘇之所及也。惟夫躬行則不檢焉。使其知躬行與政治一貫。則其能出乎孔孟之上。亦未可知也。唯其不知。或

知而不爲。乃才之所以難也歟。

支那袁總統。買收討袁軍。凡每萬人。以三十萬圓。以散潰之。又其張勳率兵九百。來我領事館。整列謝罪。掠奪者二百六十人處斬。九十餘人禁錮。倍償亦必在近矣。大正二年十月六日。袁總統以武力脅迫。行總統選舉者一次。纔獲得法定選票。告之於各國。各國直附與共和立國之承認。我山座公使。斡旋最有力焉云。

尊者賢者敬之。小人婦女安之。接晏人以嚴。待邪人以正。凡人措得其當。莫適非道也。然孔孟終身歎道之不行。蓋孔子以興周之禮樂。孟子以復周之井田。以爲道行矣。乃屬形器者居多。亦自時勢之所使然歟。抑予未足知孔孟而已。

或問曰。朱熹以居敬窮理。爲宗旨。陽明以致良知。爲宗旨。子則何所取焉。曰。居敬窮理。即博文約禮之換言。而致良知。即集義之換言耳。苟欲講學。何由宗旨爲。又不可由也。問。一子非以其見解以爲新開悟乎。曰。然。以爲得新要樞也。乃其會心之未透而已矣。問。爲學。何所由而可也。曰。人皆有氣質習慣之非。與言行施舍之非。各自改其非而入。可也。故或曰收放心。或曰非禮勿視聽言動。乃暫自此等



之處入。可也。問。顏回身上之事。於我輩。無乃過高之事乎。曰。是初頭之學。唯暫從此收斂。下手。待其事之熟。苟知其材矣。又不可以弗規圖其發達焉耳。問。顏回未足歟。發達何如。曰。未勉行。而徒問焉。謂之躁矣。知未勉行。而徒語焉。謂之妄矣。妄與躁。皆不可爲訓也已。

擇乎持身之是非。然後研乎處人之當否。研乎處人之當否。然後精乎處事之失得。然後據理處勢之政法出矣。乃人爲學。前途之遼遠。未可遽斷其所底止也。

進脩不倦者仁也。避非就是者義也。謙讓不居。謂之禮矣。達善有術。謂之智矣。凡學自粗入精。持守且然。况於家道乎。况於國政乎。

孔子爲季氏所薦。獲其位。而欲毀其都。乃先結怨于巨室。勢之不克。固也。其不死者。蓋幸已矣。凡其舉措。聖則聖矣。或未得稱神也。或曰。計較成否。而舉事者。戰國策士之爲。乃非孔聖之所宜爲。何如。曰。好謀而成者。孔子之所與。則特恨其所謀未盡精云耳。問。然則事唯任謀略。計較成否。而足耶。曰。事成而義達矣。是可以無遺憾焉耳。行一不義。以得天下。固在所不爲也。

距今數十年前之人。則率儉而重義矣。故見一金。不以爲輕。故能蓄千金焉。故受小恩。亦以爲重。終身不妄。能報之。今之人。則率侈而無恥矣。見百金不以爲重。故不能蓄十金焉。故受大恩。亦以爲貧者之當然。奚能解報之。

脩身盡其道者。可以爲脩身之規範矣。治政盡其道者。可以爲治政之規範矣。然以脩身。律治政。則其人情世變之紛糾。或出於意料之外。故未立其位處其勢者。弗可輒斷其道也。孔孟之論時事。說王道。皆所謂。未處其位與勢之空言而已。我邦乃上取乎明治天皇之。勵精。下取乎乃木大將之躬行。則足以垂脩身治國之規範矣。特惜其經典之未大具焉云爾。

或問。孔子時乎陽貨之亡。拜其賜焉。孟子稱疾。以辭宣王之召焉。殆乎所謂。其意善者達之之術皆歸善者乎。其度何在。曰。苟其術之不善。不相掩而可也。故曰。行義以達其道矣。其術苟不義。不可謂之義。乃術不可弗慎。而權度不可不精也。

國而家給人足。風俗醇厚。猶如人之智德充實者矣。國而徒文物之備。則不異於人而徒衣冠之尊焉。今世。措乎廉恥墜地。民困負擔。而徒重藝術器備之文明焉。國



之存者蓋幸而已矣。

子路述孔子之意。語隱者曰。不仕無義。君臣之義。不可廢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以是言之。凡在野者皆不義。老莊虛無。可也。然君子固行義達道。不出家。而成教於國。則仕立于朝。特加其事之多云爾。孔子處于周末。夢想乎其盛時之文物。以爲道焉。故其言如此。蓋人智泥其所處之世。亦勢之所不免。老莊處戰國之世。其亂益甚矣。宜乎其智反歸于虛無耶。

#### 償學資

引曰。客年舊門某。爲請富豪家之金。助予次兒大學之學資。使予謝救助之辱焉。予固貧。然未當受人之救助。輒謝某厚意。而深咎兒之受之矣。爾來恐傷厚意。未償也。今茲。兒亦有所悟焉。遂送金。使兒返之。苦戒兒子受金心。又謝故人思我深。拭得陰森雲影暗。竟擊明月出高岑。

我以爲是之事。而人或以爲非矣。我以爲非之事。而人或以爲是矣。乃凡世事之是非。何所取準則焉。然而一是一非。自事之理義。與心之正直。而斷之者。爲真是。自事之利害。與心之邪侈。而斷之者。爲真非。與非禮勿視聽言動。皆然。人各問之其良心。可也。

自古明君稀。而暗主多也。明君之政弗易遇。故思其次。於是乎。有立憲之政焉。以防暗主之亂也耳。我邦明治維新之業。瘡幕府。廢諸侯。郡縣乎天下。則洵鴻矣。遂創憲政。造政黨。不問是非。不擇善惡。唯歐米是做矣。乃始造自由黨者。板垣退助也。其爭議員之撰舉也。貨賂脅迫。莫不至焉。警官押收其所用之凶器。以荷車滿載之。輒作奔競無恥之俑者也。其言曰。停五等爵秩。盡廢閥族。以爲平民。自是而世俗滔滔。貴自由放肆。謂禮義廉恥。爲舊習固陋。謂輕薄奢侈。爲文明開化。其勢弗知所底止矣。能無馴到乎支那共利民國之變亂。亦不可保也。法律取於佛國。教育學乎獨逸等。其意則或善矣。其他懲清伐露。可謂其所得之功偉。而其所失之德亦大矣。

有日月星辰雷電風雨。有水火金木土穀。然後人物生其間。有生民。然後有生活之經營焉。有生活之經營。天道助之。是以君民官吏政事生。而邦國成矣。水有水利。



火有烹飪。金有釜鉅錢貨。木有家屋器具燃料。土有田畑耕耘。穀有生活資產。人有智愚賢不肖。有侵慾盜竊。於是乎。教育刑獄出矣。學校海陸軍生矣。人有夫妻父子兄弟親戚朋友隣里。以相生相養也。率其性。而由其情。謂之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矣。輒其反之者。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之名出矣。是故。上而恭敬能盡其道。謂之仁。下而敬勤能盡其道。謂之義。父而能慈。子而能孝。夫而能恩。妻而能順。制節謹度。乃所以成國成家也。其人則皇族華族士農工賈僧祝。其官則內務外交文武司法大藏農商務驛遞鐵道造幣。府縣有知事。郡村各有長。且各有屬官。又有警官。以分守其政。乃為之君。為之相者。使各得其職。以庇護方內。保安其民。以維持乎萬世之太平者也。凡任其職者。其責之重。固弗待言。乃不宜以位為樂也。

朝日新聞小說。題過卷者。述婦人之貞淑。善盡矣。美盡矣。且婦人喜讀之。輒補乎風教之頹壞。不為少焉也。

其 二

貞操能堪千萬辛。凶人且濺淚痕新。料知閨裡幾多慘。化作陽和貽蕩春。

賢夫何術養凶囂。節婦卻能堪萬辛。非將言笑處生死。爭得世人垂泣新。

其 三

其奈晨昏掩淚深。接言人總賊吾心。何殊幽谷藉荆棘。狼子狐兒交跡侵。

其 四

忍辱何唯紙痔心。婦人貞操萬辛深。聖賢處世多如此。喬木偏堪風雪侵。

其 五

一買紅裙侑酒杯。須知百敗自斯來。何唯貞婦千年教。多少忠邪亦是戒。

新聞紙。又記泉藩主在于維新前。身執耒耜。勵勤儉。

曳朱纏紫貴人情。執耒荷鋤真耐驚。願矯如今奢侈俗。盡令華冑就躬耕。

新聞紙。又惜僧侶無應時之學焉。予則惜其應時之墮落者。

舉世風潮與古違。滔々頹俗逐年非。休言僧侶獨仍舊。宗教纔餘一緇衣。

戲寄陶淵明為彭澤令

斗米折腰寒士情。何曾世路喜虛榮。若使淵明忌清節。三蹊松菊更辭盟。



世事如今改舊情。寧唯文字喜橫行。縱爲新著有誰顧。供樂聊同泉石清。

漫 吟

處世道隨貧富移。抱關擊柝我何辭。獨嫌奔競望廊廟。寧立街頭丐食之。  
日食地震風雨水旱。非人事感應之所致。與星辰方位禁忌之說。弗可信。固不待言也。其他。宗教之天堂地獄。以誘人於慈善。亦或一方便。其說徒行于愚夫愚婦。而固非文明正理之言。乃西洋諸國亦頗覺其弊害矣。巫覡鬼神之事。與運命易占。共似夢者。雖非不中。亦唯止如譬喻。弗可準據焉者。妖怪亦然。若夫孔孟之道德。伊傳張葛之器略。孫吳之兵機。與我楠公之忠勇。則不可以弗兼備而成就乎其器焉者。何論東西古今。或問。今世支那人士。智度之不振如此。雖古亦或然。予曰。惟其思慮其世所以能異於其人。而可也。問。夢卜何故奇中。曰。亦電氣感應之所致云爾。

偶 感

身如藪澤受汚同。智只棲蛙或匿龍。萍舟曝背是吾事。何克噓雲翔大空。

又

人智何徒有逕庭。大如明月小如星。後生誰果他年聖。跋涉山川來問經。

又

下愚雖老豈能移。縱有百聞無一知。笑我終天事仍舊。齡超七十守書帷。

或曰。子於其著。諄諄喻世則可矣。然而如書中載子家系。及訪祖先之古城址。則我不知也。曰。與時載他關風月者一番。假以記錄所獲。以備遺忘焉耳。

或曰。子之在山。厭世而然歟。慕泉石之致而然歟。或欲仕而失時歟。曰皆非也。予之不肖。其少也暫仕于藩。以貢士在于京師。辭而還。其後藩廢矣。遂補地方學務等之官者數矣。而偕弗屑就者。苟渴望仕者乎。何處不可仕。苟求屑心乎。何處不可不辭。蓋所謂進退有義。而得之與不得。有命也。抑人之爲學。豈獨爲善其身也哉。亦欲以兼濟乎人。何厭乎世。又何慕乎泉石。特有孟子所謂難仕者。乃安所遇云爾。



病凡讀書者意徒在于利祿。而不在乎脩身。故其心不正。而事不治焉。意先在乎脩身。則是意誠。而心輒正也。凡身之瑕疵。與事之是非。必自知矣。即物格。而知致也。乃任乎天下之事。亦必能公明正大。自如司馬光范仲淹。及伊傅周召。不過如此。蓋能有德。則才亦隨之。

偶感

人中誰大智。輿誦自斯生。灌木風搖動。亦依松柏聲。

又

久矣西人事黨爭。由來禮義不容講。恐吾邦俗下喬木。化作狡焉侵略情。

又

滔滔弊俗逐時生。掃却古來淳朴情。為恐是非冠履倒。人呼輕薄作文明。

又

文詞問世擬驕誇。分表警人亦足蛇。只合空中作何字。茅檐秋色夕陽斜。

又

胸中日日若青天。雲影時浮亦淡然。世事在山不須問。宛同野外寺鐘傳。

迎歲

齡比孔丘終得加。學於今後奈磋磨。斯心未見如明月。耄碌陰雲來若麻。

魯藏武仲。亡在于齊。恐齊侯賜邑。罹其禍也。語次。謂侯問晉之有事伐之。為鼠畏人。侯果怒不與邑。其智如此。然其出亡。則如為季孫廢嫡立庶。凡用智不順也。人之為事。則智不可不用。而所以用其智。最不可以弗講也。

讀書先精文意。次明理義。更察其事實之情勢。辨措置之當否。然後施諸躬行。用諸經綸。

予自少。而志乎言行之善。至今顧之。莫善惡之可記憶也。天且有雷電風雨。則人而能莫喜怒憂懼之動乎哉。或有萌焉。未至成形。而雲消霧散者歟。否則孳孳兀兀。猶虫蟻之營營終日。其成形莫足記者歟。抑外事之來。義以處之。其他非所關矣。乃所謂斷斷兮。其心休休焉者耶。雖然。今後於義與善。未保無意必焉。如楠公心誓取乎天下。捧之於天子。是也。



下情

三

憲政誰能達下情。儘看狐鼠逞橫行。旻天不弔無由訴。流毒風潮逐歲生。

送東某人岡山師團

一朝話別向軍營。廿里山川霜氣清。去矣自今不期返。武夫赳々是干城。

迎歲

又迎七十四春風。瑞色橫軒旭日紅。未歎老衰兒莫恙。喜我唔咻意氣雄。

今茲。大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前征夷大將軍德川慶喜薨。享年七十七矣。公水戶齊昭第七子。稱七郎鷹。自父齊昭。尊王攘夷之志切矣。薩藩士等殺伊井大老。其五郎鷹後嗣池田氏者。亦與有力焉。七郎鷹嗣一橋氏。爲刑部卿。文久年時。予在于江戶。寓板倉氏儒臣川田氏者月餘。而入昌平黌。通學於大橋氏。川田氏則大橋氏之門人。後大橋氏將起兵奉刑部卿以勤王事。事覺被捕繫獄。川田氏惶惑。弗知所出焉。後板倉侯爲幕府老中。赦出之。予始得聞其詳於師進氏矣。後將軍家茂征長中。薨于大阪城中。乃公入嗣焉。予與師在于國。因師經板倉侯。上大政奉還

之議于幕府。而不知其書果達與否也。後無幾何。而有奉還之舉矣。抑公則固勤王之人。一爲將軍之嗣。而時勢則益迫矣。其出乎此。固宜然焉耳。雖然。自非其深慮善斷大有過人者。奚能得如此乎。

道德不空立。必待事爲而立矣。事爲。非採擇則不成也。採擇。非智則又不成矣。智有巧拙焉。智巧而採擇良。採擇良而事爲尊。事爲尊而道德之名實立矣。其拙或違者。其所立反之。乃世獨負乎心志之道德。以爲足者。過矣。夫道德也者。世人之公性與輿情也。或疑。愚人何有公性與輿情。曰。鷓鴣。蓋慕鴻鵠之高舉而不及者。不爲非也。亦自其公性輿情而已矣。鴻鵠之高舉。亦固非爲使鷓鴣慕而然。特爲其分之當爲焉耳。

或問德川慶喜公薨矣。其大政奉還之事。乾坤一擲。當時之悲憤可想也。如何。曰。社稷之大計立焉。其擲祖先之遺業。亦何悲憤之有。乃使祖先歸忠義耳。予昔爲藩士某氏之所忌。殆罹其毒刃。乃投劍于成羽川而去。歸于田。某氏輒榜于市中各所。僞爲予之所爲。書辭爲予罵君主將行弑逆者也。雖事之大小非其倫。然乾坤一擲



之心。則有似也。予惟背君恩之嫌。是懼。公為薩長所陷。蒙賊名。或病之。亦有似也。初幕府老中松平伯耆守等。為佛國之所欺。曰。非滅長遂乘勢滅諸藩。統一乎事權。則莫以敵于海外諸國。若資力之不足。則援助之。遂再起征長之師矣。乃大政奉還之機。業已成于茲。而不自知也。薩長擠德川氏於伏見鳥羽。付以賊名。蓋所以削其大封之謀計也耳。然薩長諸藩版籍奉還之大勢。其機又成矣。亦不自知也。則公之削封。亦豈有所恨乎哉。乃西鄉木戶與勝之意思投合。歸乎一致。亦以是也。予之歸田。予師且疑予挾術策。况於他人乎。世以德川氏帥兵入京。或為挾異心。亦宜矣。由是觀之。大焉而天下之大計。細焉而一身之進退。俗士常依乎利而斷。儒生則多失於迂矣。乃事之採擇。當勉求最高之智度而止焉。至於生死利害。則宜非所顧也。

偶成

草廬風趣與誰論。盡日繙書不出門。獨喜此間有清友。梅花影冷月黃昏。

我著。言儘及中壽。孔子所謂難養者。

聞說中壽不可言。宛如墻壁護盤根。平生利器是文墨。餘滴何邊迸著痕。

不在其位。則不謀其政。而著述非同科者。

奄人謀政古雖聞。著作元來論世文。卻思立指霜檐外。鴻雁高翔點點分。

歲晚偶成

青年感慨似雲橫。今日胸襟如拭清。寒風戰竹冬將盡。只合脩書尋舊盟。

不飲又辭官

飲而非酒竟非榮。耄耄樵耕樂此生。進脩鈍器試盤錯。或似風流泉石情。

其二

仕昔不難拖紫朱。飲元何讓醉鄉徒。辭官絕酒亦奇僻。非擬留侯避穀圖。

其三

飲克盡升何舉危。仕堪拖紫昔曾辭。深山娛樂有耕讀。世路名榮總莫知。

我詩

詩句論躬行。求疵吹我毛。不學興趣高。夜夜燈前閱舊著。異光畢竟劈身刀。



又

二六

平生思磋琢。臥床獨伸吟。此心孤燈深。朝來更寫詩句就。似片月出前岑。道也者。無象形也。無方體也。然而盜賊之有道。而弗可爲。雖盜賊。固知之矣。及其就捕入獄也。乃不道之象形。與方體。始可見也。乃詐僞破廉。凡屬此類者。皆謂之有道。則其反是者皆道。而道之象形方體。亦可想也。行道。所謂行所無事者。而外之。則荆棘也。崖巖也。既非荆棘崖巖而坦然。則其宜由是而行。亦無疑也。况於熟路心目之所慣乎。凡事觸目而心喻。喻弗覺其喻焉。足蹈而行。行弗覺其艱。亦宜矣。是故。道要其熟也。其艱難則不過於遭馬遇牛之類焉耳。雖然。是唯語其常者。若夫至忠君愛國。誅暴除亂。臨機制變者。則非加以機略。則不能矣。故非既君子而又能兼英雄。則未足以爲全人也。况似僧侶乎。

迎歲寄某

年年歲歲遇芳春。柳色梅姿相映新。定識故人儘頭白。謝君仍舊至情親。

漫吟

北米文明英叛民。恰同湯武說忠臣。日東自古摹西俗。何異烟煤塗美人。

又

應戕人子草廬講。性趣元宜老釣耕。縱有是非及軍國。仙論寧克適時情。

迎歲

此身宛在旅裝中。萬里長程何日窮。惱雪憇花行不罷。又逢七十四春風。

今茲大正三年一月。支那民國政府。爲應我邦之要求。免張勳江蘇都督。更充長江巡閱使。償邦人之損害。六十四萬千八百十五元。

曩者。支那國之變亂。今又墨西哥國之大亂。我邦派軍艦。護邦人移住在其國者。若使孔顏或處其國。又或當其事。未必無過矣。凡坤輿之大。外交之廣。莫歲不有變亂相關者。其所以應之之機宜。不爲國辱之道。固宜有豫講之以待焉。弗待言也。或問。謀略也者。似詐僞居多矣。君子亦不可莫謀略。則君子行詐僞。而可也歟。曰。爲援君父達忠孝。爲之可也。是故。宜名之以機宜。而不宜以詐僞。且不可爲桀紂援其暴。又不可爲湯武助其叛。惟宜與其義者。而不宜與其非義者。且事之輕重緩

二七



急。取捨權度之難。若一過權度。則不獨身陷乎非義。或使其君父罹禍。亦弗可知也。故常講究其事。以處其變。綽綽不過其權度。乃可以稱君子。可以稱英雄焉耳。學字讀書。猶如農夫購耒求耜者。購耒求耜。不可莫其資。纔有其資。以具其器。未可以曰農業成矣。五穀穫焉。資產殖焉。然後可謂農業成矣。學字讀書。雖極其多。亦惟初頭之學焉耳。至併其德能脩焉。而其學或始成矣。猶曰五穀穫而資產殖也。若夫立廊廟。能有濟乎時。則猶曰既有資產。幸得以救濟乎人之飢餓爾。其能穫位。與遇飢歲。則天也。非所得而豫期也。

大正三年一月十一日。薩州櫻嶋鳴動。十二日噴火。火柱衝天。二萬幾千尺。雨燒石及灰。數日不歇。覺嶋市人避難。全市絕人影。後賦以弔其山田氏。昔安永噴火。殺九千六百人云。

地震降灰及我岡山縣

處 家

戒我平生感不愉。侍傍人總婦兒徒。是非無解元常事。冀得顏回能若愚。

又

繞側室人多幼童。恐吾視與世賢同。此間千古苦心在。孔聖猶憂難養鼠。

又

欲得家人情話親。是非却買反唇新。不如撫養兼時晦。胸裏乾坤別造春。

悼某自殺

憶君境遇不堪艱。寧啻巉巖荆棘間。棄生取義平生志。條接訃音吾淚潛。

文 墨

欲障滔滔輕薄情。遂將文墨擬千城。既知良藥苦人口。里耳何無受大聲。

人皆智歟。然為可賤之惡者。甚多也。人皆無智歟。然知善之可貴者。亦不少也。蓋知可貴而不為。與知可賤而尚為者。固多也。是故。人之言行。避我心之為可賤者。而就我心之為可貴者云爾。古所以能成聖成賢之術。豈有他乎哉。惟在我智之運用如何也。

或問。君子不可莫謀略。已聞命矣。抑謀略也者。於何時用之乎。曰。謀略者。變時



之用、猶如戰時之炮礮。忠恕也者。平時之用。而謀略之不可忘。猶如處治而亂之不可忘耳。炮礮不可用之於平時。而備之習之。則弗可不於平時也。乃君子者。而謀略之用法。所以不可弗講之於忠恕中焉而已。

或問。古史載儒者之事。曰腐儒。曰儒緩。子厭儒者之名。亦宜矣。然子講究古典。作爲文詩之外。無功業之可觀。則儼然儒生。乃腐儒儒緩之稱。遂非可避也。何如。曰然。猶隣清酒店。而開藥店。兼賣酒精。人誤同稱酒店。亦宜矣。然我所儲之藥。而苟誤適用。則其劇至於殺人。亦弗可知。豈止治腐敗療緩慢之効也哉。且雖莫漢高之畧。假使我當其事。則亦將洩溺儒冠者。人豈知其實乎。乃罵韓信之假王。數項羽之十罪。是也。嗟夫危矣哉。惟有忍字焉已。

春秋載日食地震者。或止記天變地異焉耳。然至於三傳。則遂記天象示人事未來之吉凶者。甚多也。我邦人遂套襲。儘據天象方位。以說家相及人事之吉凶。其說妄誕矣。抑人也者。徒蟲蟻之雄。天象何與知焉。未聞天體能關蟲蟻之吉凶者也。若夫謂螻蛄之勇非全身之道。則吟蟬之清高。尙罹乎蜘蛛之羅網。於是乎。有其理性與時運。以出矣。占筮徒頗示其仿佛云爾。既有理性之可據。而更有時運非人之所能爲者也。知有時運非人之所能爲者。遂棄理性。而徒賴時運。輒投機商之類。是而已矣。是故。先有理性。以據焉。其他則任時運。可也。且占筮或知千里之吉凶。何能知未來之變化。電氣相照之理。宜然耳。乃其說未來者妄矣。

#### 悼某自殺

洞射心胸語百千。居家似立敵彈前。棄生縱莫濟君父。定識靈魂不愧天。

又

弗在同心黽勉艱。想君事事淚痕潛。晨昏園主向花罵。桃李何能託假山。

又

痛苦文詞鬼氣多。寄君或致淚痕和。雄非絕世誰能忍。要想古人投汨羅。世多排官僚政事。而喜政黨政事矣。夫官僚政事也者。戴上壓下。其風之所及。養成乎下民卑屈恭順之性。能勝敵之功自是出矣。然其度之過。其弊之積。不保莫激成乎尊氏之叛亂也。况於風潮過度之際乎。政黨政事也者。先爲之亂而待之者。雖



非莫洩民怒之益。而奔競無恥。風俗頹敗。稱爲開明矣。爲世楠公者。欲不憤慨戰死。而得乎哉。乃孰失。更有待於識者之經綸焉而已。

我邦海軍製艦以來。其人與外國商會結託。收賄一億二千萬圓。如今山本總理齋藤海相。其魁云。

天養姦回藏禍機。惜他戰勝失光輝。艦中士氣敗如此。弗待敵彈轟海飛。

貨賂公行。不獨海軍。官吏政黨率皆然。

奔競成風收賄常。欲尋廉恥世爲狂。潮流今日沒全嶋。收影蓬瀛望渺茫。

維新前之官吏。世祿者爲之。故多廉也。今之官吏。所謂祿仕者。先以利爲心。故其貪宜矣。世祿者亦或恐失世祿而廉。則廉出於損益之計較也。乃不關於損益。惟以理義爲心者。而是爲得之而已矣。

或問。節儉即出於利心。乃君子亦有利心歟。曰。成德利用厚生。偕不可廢也。然人爲節儉。出於利心者固多也。且奢侈者。亦出於利身口之心也。君子之不爲奢侈。以達義也。以成德也。是故。有爲國爲之。有爲家爲之。有爲妻子爲之。特爲我位我

分之所當然而已矣。且至飢而食焉。寒而衣焉。則亦有不可弗爲我身而爲之者矣。然大抵不以飢寒介意。至於甚迫。則心或有向之歟。蓋予未遑規一身之利也。

人所親近。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。非稚童。而智愚正邪之度甚異者。賢者或責不肖者。不肖者或罵賢者。則共不能耐也。風波將無止矣。然含垢之道。不可責之於不肖者。固也。故惟有賢者含垢宏大。寧稚童視他。以憐之焉耳。

心經也者。憤怒憂患等。刺衝之則痛焉。乃知其然。心決然壓之。則其痛或止矣。今世或覺之。新紙載焉。蓋心理之作用。自有如此也。靜坐氣法。能驅風疾亦然。我日樂看我著。蓋樂補乎我言行理致之未至者。而非樂我文詩也。

或問。舜不告而娶。以告則不得娶也。堯亦知之矣。故不告而妻之。蓋以官治之也。然致瞽瞍夫妻與象愈惡之謀殺之。又不得已也。父則暫措焉。夫之於妻。如是者多矣。不告則以不告受責焉。告則違言湧出。至於對他人失義。乃不得已。或不告。或告焉。如其責言。則或附之馬耳東風。乃孔子去其妻。乃木將軍夫妻別居之事等出矣。爲之如何而可也耶。曰。大哉言也。非我所能及也。先忖其人智之所適。而告之



者。懷之也。其責言或掩耳者。猶以官治之也。其次則孟子所謂。又何難焉者。其他即天也。其所底至。不可知焉耳。其次則挪揄弄之。其膽之大。或宜學。而其事則非君子之所當爲也已。

失 題

誰識晨昏曲曲情。量容狂犬或人英。門庭出入無由避。一任狺々吠我聲。  
山本伯附政黨。而爲首相。不顧乎正理。而將借援於多數黨也。其心術之不正。已不可掩焉耳。其收賄之暴露也。賴其黨之多數。制勝於議場。而恬然無恥者固宜矣。其在于海軍也。擢齋藤山內岩崎松本四氏。爲其手足。其他藤井澤崎吉田竹內等諸人。猶能左右乎數十萬百萬之貨賄焉。先是。政黨者流。選舉法違犯。及五千人。可謂盛矣。地方官而深野知事入獄。其他警官會社員。瀆貨贓賄。新紙率不絕記焉。凡在官而正直者。人皆厭之。乃我邦爲破廉耻之一等國。弗亡何待。以日本男兒自期者。不宜如是也。

海軍將校收賄之事發覺矣。偶櫻嶋噴火。

薩海何污穢。臭氣襲人來。安假怒濤力。蕩盡塵芥堆。海神亦自厭不潔。倏然發怒烈于雷。且以櫻嶋代炮礮。驚倒甕市爆幾回。火光焰焰天地裂。似期群穢全作灰。德川氏之時。封建乎諸侯。以武士道。約束乎天下。而風俗醇厚。今也。尊王禦侮之旨達矣。然而惡俗之風潮乘之。人皆輕薄無恥。奔競爭利。無政共產之說且起矣。所謂。人不之敗。而先自毀者。可不惜乎哉。

或問曰。子多語接於小人女子之道。而不及接於善人君子之道。何也。曰。善人君子。接之以忠信篤敬。則彼亦報以忠信篤敬焉。莫可言也。小人女子則否。接之以忠信。則彼報以侮辱。接之以篤敬。則彼報以暴橫。我所以爲是者。彼輒以爲非也。喻之以理義。則彼報以惡言。所謂。頑嚚不友者。不爲少矣。乃接之之道。所以尤不可以弗講焉耳。

善人之道。猶人大小二便之於排泄耳。夫其登廁也。非有所勉強。乃有不得已而然也。其出廁也。又必待排泄之無餘而止者。非有所勉強。共達其誠焉耳。不善人之道。猶人之於酒色。必有所故意營求。而達其志也。其極至於身病家亡而止矣。是



故。善人之爲善。百事又必排泄乎其心之所有。至於無遺憾而止矣。有一分未盡。則心曠焉。威武謀略。皆爲達是誠。而要之云爾。不善人之爲不善。則百事擴其求。酒色之心。而充之者矣。有一分未飽則恨焉。夫其二便之事。雖堯舜。莫有異也。求酒色之心。雖桀紂。莫以異也。故善人之道。於天下。雖大行。而不加焉。雖窮居。而不減焉。道豈遠乎哉。即一言以蔽之。曰大小二便之心。是而已矣。

善人之爲事。爲達其善。而才幹謀略出矣。姦人之爲事。亦爲達其姦。而才幹謀略出矣。乃善與姦。猶種子。而才幹謀略。則猶耕作及培養之方法而已矣。若夫其功之大小成敗。則其天分地位關焉。

原內務大臣。自新聞社員。入于政黨。遂至今之官矣。乃慕富貴者。誰不勉入于政黨。豈遑顧其不正也哉。山本總理大臣亦果然向其黨。與之相提挈。及海軍將校收賄事覺也。內以多數黨。制勝於議會。外以巡查等之武力。殺傷壓乎下民。同氣相求。猶八十萬之虎狼。從高時之指呼。攻金剛山。此間誰果能爲義貞正成者。

人而能飢而不食嗟來之食。渴而不飲盜泉之水。弗不正貪貨色。弗奔競求富貴。立

乎天下之正位。以行乎天下之大道。可謂大丈夫矣。其尊固非大臣之所企及。而其大非大政之所能及焉。乃遭貨色宰相奔競大臣。然後愈可以知之而已矣。

或問。居是邦。不誹其大夫。然子之言何數及大夫。曰。我寫新聞紙言者。且以新聞紙。爲能代新田楠之意者也。我惟冀其大夫之能改過焉耳。

予昔學兵法。爾時見兵家對人。每事依術數。蓋兵家之本分而已矣。然以予觀之。不若平時據至誠。及變時或始行術數之爲愈也。

予昔學國典。聞國典家以楠氏爲逆臣也。蓋以其徒知講皇室系統。而不悟乎尊氏之叛逆非皇統之爭也。

或人曰。頃者。世頗說深呼吸法及身體冷水摩擦。子說二便之至誠。似甚鄙俚矣。然人皆所不免。况呼吸法水拭乎。子亦必有其道。何如。曰。古自孟軻以直養氣。佛書止觀說呼吸自踵而通。至於朱熹居敬。王守仁誓石槲。劉戡山靜坐。及我邦劒搏氣法等。講之者多矣。以予言之。我身體中。不容毫有不潔之氣。即不容毫有不正之心焉。盜竊詐僞不待言。凡貪富貴。耽酒色等。皆謂之不正之心矣。若夫天與之。



人與之。義宜享有者。而始容受之耳。故雖一呼吸。必思拭去不潔。此之謂我呼吸及淨拭法。不止保身體健康也。

或問曰。子教人多矣。誰能傳子之學者。曰。世事匆忙。時勢脅迫。人不遑爲學也。問。大中小學制之完備以教之。何故莫遑暇乎。曰。是即所以無遑耳。其所以驅迫使就學者。百工技藝。徒所以求食。若夫孝弟忠信則無有也。故見今。非父皆歎乎子之不孝。而良民皆苦乎官吏政黨之貪橫乎。蓋亦在上之所率而已。問。昔孔丘弟子三千人。其稱好學者顏回一人。乏才其如此。則雖有教。而莫益也。無乃今之學制反得當者乎。曰。人尙待教而化也。後漢世祖。以周黨嚴光之待遇。以標榜乎天下。而終乎漢世。名士之輩出如雲矣。亦洵在上之人。顧率之如何焉耳。問。子數言清節之士。子無乃非欲當標榜乎。曰。心欲獲標榜者。果有標榜之價耶。可謂子亦真當世之人士矣。

或人曰。人情孰不好富貴。子之不仕。或欲仕而失其機者歟。曰。昔居官者數。皆辭之矣。子亦或聞之也。其人曰。子無求於世者。蓋以不窮乎衣食耳。若使子窮乎衣食。恐不能然也。曰。然。使子窮于衣食。則或爲人奴。爲乞人。所不辭也。昔爲飴商。爲反物商。爲質商。爲小學教師。子亦聞歟。要從所好而已。其人問。何好。曰。飲食之好。或逐年而變。則理義之撰。亦隨學而徙。我惟大要。口不食腐敗之物。身不爲不正之事。是之好云爾。

待狂愚。以狂愚。其人知其意則怒矣。蓋其知弗足知已知人也。知已知人者。其唯哲人歟。哲人之遇人。慰幼少。以爲長大。撫狂愚。以爲凡庸。勞凡庸。以爲佼佼。此之謂寬大矣。不則爲絞急也。若夫待小賢。以大賢。貴大賢。以聖人。此之謂足恭矣。乃失已失人者。

或人曰。聞。伊藤公爵則子之友人也。又聞。子嘗以貢士在京。辭而歸。然則設與公爵邂逅。子之不攀援。固可知耳。假爾時公爵叙契濶。處子以官職。則就之歟。曰。貢士且辭矣。在當時。則不受也。以對山崎家之義也。其人曰。然則子於爲飴商之時。則受之耶。曰。自公爵之職責而薦人者。則或受之。若徒出於憫我窮之意者。或不受也。其人曰。子恐非濟時之孔孟。而時亦異矣。官固不乏于其人也。然人爲子周



旋者恩也。子卻以肯就官爲恩。何事之倒。其難仕亦宜矣。蓋孔孟之難仕。或有如此耳。曰。我謝其厚意。乃不使其借公之官祿。用以利乎一私人。以相共全其公道。不亦兩得者乎。

展 墓

身纏春服日光烘。路若游龍踰嶺通。麥隴疎林家點點。墓碑隱在碧雲中。

幽 居

仰看鶴山影。俯聽甲水音。勝景含沿革。幽情綜古今。土人尙淳樸。世俗漸奢淫。請業青年在。冀砥廉恥深。梅花擁三逕。松翠掩墻陰。治忽不須問。脩齊人討尋。喜迎春色及。卻恐夏炎侵。耕讀是吾事。時爲梁父吟。

大正三年三月。山本伯內閣瓦解。蓋其昔在海軍。與他將校等。收賄來。殆及三十年之事發覺也。

敲戶風聲亂若麻。春深日日掩茅家。妖桃嬌李一場夢。飛盡林園樹樹花。

或人問。莊周夢化爲胡蝶。不知胡蝶爲見世乎。莊周爲夢界乎。遂以見世。爲夢界

之身世也。子之言曰。道無象形也。無方體也。而人之東奔西走。惟心所向。然則子之道亦虛無放恣。與莊周何擇焉。曰。我而爲蝶。則唯應吸花而飛。爲蝶之所爲耳。弗爲蠅螂之所爲也。弗爲蛇蝎之所爲也。在人亦然。不爲虎狼之所爲焉。不爲犬豕之所爲焉。不敢猖獗放恣也。且去年之所爲。則今年之夢矣。昨日之所爲。則今日之夢矣。然昨日所爲。去年所爲。可以問世無恥也。不啻去年所爲而已。畢生之東奔西走。皆可以記錄其條理。而鑑其是非。莫一可放過也。非可以付乎茫茫虛無也。乃今日之所爲。亦豈可以爲明日之夢。而付忽諸乎哉。猶行三軍。非可以爲夢。而放棄勝敗人命也耳。

有一夫婦於茲矣。其夫則寬大剛毅果斷。而其婦褊急急薄弱無斷。乃每事以夫之所爲。以爲人之所侮蔑。怒其不嚴酷焉。以夫之所爲。以爲接人之不情。能使人怒焉。以夫之所爲。以爲急劇突飛。欠周到焉。終日罵其夫。而固莫自知其不可也。夫其褊急之胸次。終日弗堪其憤怒。而卒歲。以至於老。誠可以憫矣。又其夫之終日容忍非禮。弗可解諭。而卒歲。以至於老。亦可以哀矣。共縮其天壽者幾何乎。可謂



柄鑿不容。共不幸之遇矣。他貪廉勤惰等之配偶。君臣姑婦凡如此類。世必不尠也。嗟夫。

國學者也者。或謂楠氏爲賊。蓋徒攻究乎系統器物之末。而未遑於理義之開明也。儒生何故多迂腐。亦徒役心於古典文辭。而未遑於智略之講求也。輒教養之陷溺乎人者然也。然則去其弊就其善。則教養之有益乎人智也果矣。迺蘇張之從橫。孫吳之術策。亦非可以一概棄也。

問。子以孔子之道。爲非至者。何也。曰。世之推移者。勢也。而理義存焉。萬世一系之君主。而庶民親之。猶父母。猶膠漆者。孰議其非乎。乃居治教之第一者也。孔子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夫堯舜禪讓易姓。則居治教之第二者。况武王之篡奪。孔子尙曰盡美未盡善者乎。夫其祖述憲章已如此。而其告顏回。曰乘段輅。服周冕。樂則韶舞。乃其經綸之大道。不外乎器數之末。而不免于文弱者。異乎我邦以義勇立國者。遺風之所及。不能同亦宜矣。是故。予亦將曰。其忠信篤敬。學不厭。教不倦。則所謂盡美。而其志尙與實踐。則未得謂盡善者矣。蓋勢也。而智亦與焉。

國詩曰。敷嶋乃。日本心乎。人間波。朝日仁勾。山櫻哉。其意曰。須進也。進而及之。相共勸勵。以爲義勇。舉其善美之日本魂。譬之。猶旭光中放清香之櫻花也。其言如此。然今政黨者流之所爲。奔競無耻貨賂脅迫。以獎勵乎一世之破廉耻。何其流毒之甚耶。與彼海軍將校之收賄。固莫擇也耳。國將不復可見日本魂之如櫻花。而惟惡臭之聞耶。噫。

憲政之旨義也者。上以防抑壓。下以達民意。上下所以保公平。而長維持乎昇平焉。然政黨者流曰。非爲礎于政黨之內閣者。不能載也。曰。超然內閣。則違反於立憲之旨者也。抑政黨也者。憲政之弊。而勢之所生。且黨派也者。豈公平正大之謂也哉。然給議員以年俸。於是乎。奔競之弊又生之。遂至併稱以爲憲政之旨義矣。上非共乎君主。下非表乎民意。徒止達乎一黨民之私焉耳。其如斯邦家何。

任健三。嘗卻大瀆教育界教科書肆之贈賄焉。今也在臺灣。將東上。因賦寄。

男子尤要志氣豪。大洋千里蹴波濤。東瀛非復舊仙境。借汝清操警世高。



## 偶感

排故遷新五十年。沿沿民俗似流川。四維掃地尋無所。又見三綱逐日顛。

## 櫻花節爲孫女順子

誰似名櫻映暖霞。年年歲歲見榮華。若教女子充貞順。亦是人間爛燦花。  
予之所難。則知已知人也。又處已待人之道也。抑非處已待人之難。而心欲待乎人中尤難待之人得其道。故難耳。非可以諮諸人。人孰能知其人。乃孰能辨其道矣。蓋又有勢存焉。唯在予忍乎人所不能忍焉爾。雖然。若予之所難。而人之所易。則亦惟可謂予不知己不知人者而已矣乎。

## 渡邊宮相收賄。事覺免官。因錄痛歎。

臟病遂侵宮相來。如今清潔氣何隕。願將萬石石灰水。洗盡人心污物堆。

## 地震噴火大喪。大臣收賄等。異變並發。

地災人禍一齊生。愁見檐端雲影橫。桃李紛紛楊裊裊。誰知日夕倚欄情。

或人問。聞子。謂達磨面壁陽明誓石槲。爲怯且不解道理。何也。曰。達磨欲超乎生

死。陽明欲除乎畏死之念。初弗畏死者。奚用面壁。奚用誓石槲。已爲之。則其怯弗待言也。曰。人孰能無修鍊。而弗畏死。曰。子年少。或不及解我邦武士道者。果解之乎。未必別要修鍊也。况我邦人與支那人。其性自殊異乎。抑武士道也者。苟義。則進犯白刃而不顧。苟有過。則剖腹死而謝之。是存心悟焉。且保生心不可無。而畏怯心不可有者。然彼達磨混以爲一矣。第一弗解理也。諸謬從此而起矣。古曰。勇士不忌失其元。志士不忌在于溝壑。是所謂我武士道。而平生生不可弗保也耳。然彼欲併其不可弗保者除之。二弗解理也。雖脩鍊成之後。不得脫乎飲食保生。固然彼爲既克超脫乎生死。三弗解理也。脩鍊成之後。特得除畏怯心。而纔達于二不忌失其元之域焉。然彼終安以爲道盡于茲矣。何其淺也。四弗解理也。人則不可弗唯義以生死。我武士且然。然彼不達。乃五弗解理也。况於從此而上者乎。曰。子非讀古人之書以講其道者耶。然徃徃批孔子。又批陽明王子。然則子果能賢於古人者乎。曰。人智各有短長。事又有失得。非可負一長一得以掩他十長十得也。况已長與得未可必乎。我豈克賢於古人哉。雖然。讀其書講其道者。則古今前後異



時。乃後人必不可弗自讀且講前人之書而入者。理勢然而已。未足以是定乎其前後人之優劣。然爲凡讀且講前人之書者。其人必不及前人者。蓋支那人之謬想矣。乃前人不必要賢於後人。而後人不必要賢於前人。是故。賢否各自存其人焉云爾。予則豈克賢於古人乎哉。

內閣之變。世論之曰。元老奏薦清浦子。則造超然內閣也。方今之世。非基乎政黨者。即不知時勢也。又曰。以各黨之集合。造內閣者。則造鶴內閣也。且與元老也者。容喙於政界。皆非憲政之逆退者也。既而元老奏薦大隈伯。爲總理大臣焉。世又論曰。元老亦遂知非政黨趣味者。則不可立于世焉。伯固基乎政黨者矣。又曰。伯宜先糾合各政黨。然後奉大命。然無其事者。徒急於名宦。而智慮未到也。又曰。諸大臣皆得其人。獨犬養氏不列于大臣。爲可恨焉耳。噫嗟。何風潮之濁乎人智。且汨乎正理之甚也。予固非解元老之意者。又非知大隈伯等之心者也。特知以正理判之耳。且弗可莫元老之爲國家計者。乃又正理焉耳。抑憲政也者。欲防乎上之抑壓。而伸乎下情之隱鬱。以保公正也。然有政黨以來。其奔競橫暴。以煽破廉恥。大流

民毒。不勝言也。伯亦或有見于茲矣。故既久脫政黨使政黨者疑其老衰焉。伯而若果解正理者。則當然耳。故元老薦清浦子者。保公正之意也。清浦子不幸而遇海軍者之障礙而止者。蓋正理之未孚也。其次則元老之薦伯者。其意不異乎薦清浦子也。初不薦者。或以其老耄焉耳。乃其薦之者。以非政黨者。而非以舊政黨者之故也。伯不先糾合各政黨者。亦欲保乎道理之公正者。固當然也。犬養氏爲政黨首領。故其辭不列于內閣。與他寧脫政黨而不辭。列之者。皆知其意也。固與彼所謂一人一黨者異也。雖然。是所謂。正理之當然者。非元老及伯以下之心果何如也。雖然。伯之言曰。方今之弊。在於官僚之弊。與政黨之弊相合。曰妥協。曰意氣投合。共害公正者。我則決非爲閣員所俗化者。特據大義。打破藩閥及黨閥。歸舉國一致而止而已矣。伯之言如此。所謂政黨趣味者。果能爲斯言乎。假使予處之。亦如此耳。噫嗟世何其濁乎惡風潮之甚耶。若伯之言。而有弗實乎。蓋天未祚國也。予尙賴伯之言。悅乎正理之未全絕影于我邦云也已。

山本伯內閣瓦解。清浦子內閣弗就而止矣。乃大隈伯代之。時大正三年



四月也。

四八

吹送園林風雨聲。打欄灑楊落花輕。待他樹々呈新綠。敗紫殘紅洗得清。

大隈伯爲總理大臣。世惟曰。伯既興早稻田大學。且以我日本之指導者。自任焉。乃以一教育者。占榮於世界。亦足矣。然何苦肯爲國務大臣乎。夫伯教育也者。以予觀之。教育凡我國人各處世之正理者。而非教育一科業者。又非得俸給優衣食。爲榮且足者也。然人率以爲科業之外無教。而爲多獲財產者榮而事足也。蓋我邦風潮之變。唯利是視。至于此。乃伯所以不止乎指導。而下手就廓清之法焉耳。雖然。予未知伯之意與其經綸。果在于此否也。

世又爲伯之言曰。宜如歐米大陸。爲世界教育。以至比彼一等國。不宜爲日本小嶋國教育。則伯指導四綱之一也。果然則謂宜爲宗教國政黨國也。然以予所聞。則伯之言曰。爲日本人者。當守日本國理趣。而不當學歐米宗教趣味也。不知果孰虛孰實。然我邦弗擇是非。而唯歐米是做。遂奔競破廉。以至于此者。可不濟而止乎。乃伯或非附塗以塗者也。

今世人。率多以趨時勢者爲正。以表同情焉。以反之者爲不正。而誹議焉。抑人欲爲君爲國爲民者。真正義也。居官者。而欲自爲。或欲爲親故。或罷官者。而尙欲結党弄權。與彼獵官漁利者。皆背正義者也。事苟正義。雖何人。上言或周旋。可也。苟非正義。而特藉口於正義者。雖何人。不可容也。當其位。任其政者。廓清之道。不可不講焉。否則君民何堪焉。何得歸于舉國翕然一致乎。然或以不正。爲正以益煽惡風潮者。可謂不仁亦甚矣。

#### 悲我邦惡風潮

禮節不存廉恥消。駕陵乘陸惡風潮。何舟濟得此間厄。萬古仙鄉人盡漂。

問仁。曰忠信接人焉。問義。曰精善處事焉。問。仁義依孔子歟。曰然。問仁義如斯而已足歟。曰處下而人長服之矣。爲上而民長戴其澤矣。

爲免飢餓。而不辭賤役。則義也。君子與小人。莫異也。惟夫非義之貨。小人則或悅取之。而君子不之取耳。若夫在役人之位。則待君子。以禮義。待小人。以貨財。而弗可莫容小人之度。乃恕其短。取其長。可也。否則世或將莫可使之人。予昔任某



人。以財計。其人治財甚得宜。其運轉貨資。有貸焉而還將失其期者。爲借他資。使其還不誤期焉。他凡買田徵稅。莫不立辨矣。然其人臟瀆不眇。大作其私產。而予固明知其情狀。且予亦收其功矣。如此者十數年。然家人與親故。皆諫任之之惑焉。因試擇他有產有才者任之。則大損我資。而其人亦莫獲其利也。昔漢高任陳平。而人言其受諸將金。漢高益任之。而克成大業。後選宰相。乃曰平智有餘。然難獨任。是或英雄用人成功之道。非可律以君子之常道也。亦可以辨乎英雄君子之爲也歟。

求備於一人。則狹衷矣。即莫使人之度也。又莫知人之明也。若曰世莫全人。則不恭矣。乃無待人之禮也。又非慎言之操也。廣度而知人。有禮而慎操焉。乃處世之道也已。

立德欲高。持身欲謙。鑽理要深。待人要寬。

邦人貴櫻花。比能爲義棄生不惜也。西人愛桃李。以實利之存也。其貴薔薇。或比女尊之有刺歟。未知其何故也。

#### 大隈伯爲總理大臣。時政黨相推奪成俗。

時事頻繁成又摧。宛如春老落花催。好令德裕圖救濟。牛党應驅風雨來。

今人或似以武士道爲徒武勇者。抑武士道也者。重禮義。守廉節。雖敵人憐之。寧棄生取義。此之謂武士道而已矣。非關於體質之強弱。而言之也。武士中固非莫若負勇暴人。怯而張威者。當時皆以爲背士道者。賤之矣。故爲非事君忠事父孝。待人慈仁。則非真武士也。見楠公父子之事。及其救敵人之溺。則或思過半焉。

西人庸言公德。蓋公利。乃對私利之謂而已矣。何者。其教祖之言曰。人與物。皆天父之所造。故人之無履者。則盜他人之履與之。可也。物乃公共。莫有主也。苟莫有主。則豈有盜罪哉。其荒唐如此。抑我所德也者否。事君忠。奉親孝。接人敬。濟世義。莫非推己及人者。豈有公私也哉。邦人傳之者。暗於其義。故輾轉傳誤也。由是觀之。歐米之俗。一計公利喜捨之外。莫復有道義。可知焉。邦人此之模倣。其弊日猖狂。破廉無恥。盜賊益多亦宜矣。

傳。政友會黨人。謀欲仆大隈伯內閣。



元出爭私利。何曾論是非。起將風雨暴。獨促百花飛。

五二

又

當求賢智致昇平。此是古今治道真。卻作妖魔攪民福。久兮政界黨人情。

或問。曰仁。曰義。曰禮。曰智等。孔子言之。又能行之。然後世徒聞其名。未聞有之行者。何爲其寥寥也。曰。人皆。今尙由是而行焉。所謂習而不察。行而不著者。且其行。或有小出入而已矣。抑人出門而去。曰西。曰東。必有其名也。爲行亦如此。曰善。曰惡。善則仁義忠信。惡則不仁不智。無禮無義。行之有名。豈徒人而已哉。鳥獸亦然。其飛走。曰東。曰西。曰上下疾徐。皆有其名。而弗能自名云爾。且古之鴻雁。則今之鴻雁。而古之牛馬。則今之牛馬也。人之行亦然。古之人。則今之人也。古之人有心。則今之人亦有心焉。其行其人。或不能自之名耳。古今人易地皆然。人不可以自輕也。無己則自我而名之。

明治維新前。邦人未知有理化之學。徒知道義之講耳。乃烈士輩出。德川幕府終爲道義即尊攘之所斃。而歐米則愈交通。邦人始知有理化矣。然歐米徒知理化學。未

知有道義之學。猶如邦人不知有理化之學也。邦人既知有理化之學矣。乃政府亦立制。使人棄舊就新之學。唯恐弗及焉。於是乎。風俗靡然。大頹敗。四維掃地。人惟知有個人之私性。而不知有正理之公性焉。故以憲政。爲特個人性之集合。始不知集合乎公性也。其以作政黨。以爲必要。亦宜矣。誰復知宜爲君爲民。上下一致。以率由於公性之正理乎哉。近者。大隈伯爲首相。以達正理。匡救頹俗。爲主。而世久不知正理爲何物。乃人皆惟伯之所爲。如見彗星孛于天。古曰。人之多辟。勿自立則焉。時勢已如斯。未知伯之果克達其志與否也。蓋一日居位。一日盡其分。斃而止無所恨。亦其志而已矣。

世事沒了正理者久矣。大隈伯爲首相。人皆惟其所爲之改觀焉。予屬望於正理者切。因賦。

將吏貪污政黨橫。皇恩尙未及民生。維新餘業待君了。當掃群邪歸大正。

又

廉恥無蹤百鬼行。風聲寧克語文明。願排妖霧揭天日。濟得良民塗炭情。

五三



又

頽俗滔滔廉恥空。邦家未斃骨先朽。庸醫卻怪命扁術。起死回生存此中。

大正三年五月。青年團聘基督教牧師。開講演會。折簡來告曰。欲以覺醒乎。那人之精神。請蒞聽焉。

滔滔世俗逐歲澆。相驅相煽奢且驕。無君無父是歐米。百事模倣西風調。青年促我聽基教。似嫌日本魂未消。

又

人情暴且驕。共溺惡風潮。是非自易位。言論異風調。悅他青年畫匡濟。合向何處表高標。好尚由來非往昔。洋趣旺盛和魂消。

大西某拾獲石於成羽川。甚似菅公像。因求題詩。

人能上住白雲岑。豈莫潛居碧水潯。不須帶恨飛梅詠。樵釣只當含笑吟。

大隈伯為首相。世議紛々。

蛙鳴蟬噪亂紛々。輿誦如今不耐聞。子產三年沒誹議。何時當有是非分。

偶成

紛々世事到門頻。奔競何徒嫌黨人。傳古村中稀見吏。如今誰攪太平春。

佛教之禍。始於蘇我氏之弑逆。以及源平之時。其禍漫延。德川氏遇門徒之叛。殆滅其國矣。織田氏大惡其橫暴。燒延曆寺。平石山本願寺等。痛懲之。嚴威制之。使其稍歸依于我忠孝之化。海內以永賴其慶焉。抑其為禍害。以誘惑乎人心。作之團結也。乃無賴之徒。假其威。報仇達慾。恣為不道。而不顧。終之。以反君棄父焉。基督教於其國也。其爭鬪殺人。不知幾百萬者。弗待言也。其一入我邦。輒首有天草之亂。德川氏懲之。嚴設禁制。揭榜於市町村。曰奉基督教者。及結黨罷業者斬矣。近者。政府許信教之自由。固以害其各國和交之情也。然弗惟許之。更獎勵其團結。曰政黨。曰宗教團。曰何團。莫適不團。以為適應于時勢也。於是乎。古之所謂。假以報仇達慾。恣為不道等之事復始矣。迺政府威令不行。國不任其患者。亦將由是而起也歟。噫。

大隈伯之為首相也。世或以為實不稱其名焉。或為其政綱之平允使天下夫望焉。



或爲官僚者之傀儡焉。或爲向政黨呈諛辭焉。或爲計瓦全矣。其誹議弗可勝數也。夫予固非知伯之爲人者。况予之迂僻。何能解時事乎。雖然特以予言之。伯之所爲。其可以大屬望者。即在于茲而已矣。何者。伯之所期。在勉盡乎公正焉。伯之欲廓清。曰。海軍將校之腐敗也。政黨之暴橫也。社會之破廉恥也。然四面所接之人。皆莫非其要廓清之人也。譬之。如佛教者欲濟度人。若先向其人曰。我欲用如何方便。以濟度汝也。夫如此。而有得善濟度其人者乎。乃其淺薄可笑耳。今夫。罷政黨者爲地方官者等。多代以官僚者。意者。官僚者之人格。有賢於政黨者焉耳。海軍之收賄者。亦盡付法曹。莫有假借焉。則其廓清之法。所謂方便者。日就其緒。而其實行着々。大可觀也。然此之不察。而尙曰實不稱其名。曰計瓦全。乃如鴻雁已翔乎蒼昊。而獵者猶睹藪澤。何得與若人語其道乎哉。夫其譏議之所在。是予所以大屬望於伯而已矣。

大正三年五月。岐阜縣行衆議院議員補缺撰舉。政友會黨員原眞澄者。買每一票。以三十錢。事覺。被拘引者。凡百五六十人。夫海軍收賄者。檢舉之聲。喧于海內。

然猶有此事也。人心腐敗之度。可以知焉耳。大隈伯之廓清。嗟夫亦難矣哉。

或問。事當機宜。謂之道。則投機商之投機獲利。亦謂之道歟。曰。謂之投機之道。則可也。非我所謂道也。抑我所謂道也者。忠孝信義。廉耻禮讓。謂之道矣。故宜者義也。謂行之得道義耳。非謂博奇利之得宜也。若夫。利也者。則弗可無焉。而唯不害乎義之事。而規圖之收獲。亦謂之義爾。

曾參之易簣。以爲人得正斃之遺範也久矣。若夫。忠烈者之賜簣。則除我簣。而藉賜簣。可也。若夫。僭竊如季氏者之賜簣。則假令既藉賜簣。寧除賜簣。而易爲稟席。可也歟。

人智猶如流泉。大小淺深。各異其源。而其避險就夷。滿科而進則一也。小者淺者。或不滿掬。而大者深者。能成淵成河。蓋更容小受淺。以益致深大者。有勢存焉。若夫智小淺。徒得勢者。謂之徼幸。君子不取也。

愚者鈍者。固不足有爲也。然不爲惡者。則能不失爲善人矣。若夫。有才而爲惡者。同歸于愚。而更爲凶惡之人矣。不若愚鈍能爲善人也。



君子須胸中有數萬甲兵。以爲國家干城。又須有濟世安民之術。可以爲輔弼之臣者。具此兩德。謙以蘊之。蘊焉而不顯。以接人。其所顯。特止於忠恕之一端。而光輝之映人者。自弗能已而已矣。若夫衆人。則或非莫一長。而身具百短以接人。則鄙倍自呈露矣。乃以此君子。接此衆人。惟恐蘊藉之顯。以與人乖違。可也。所謂大聲不入里耳者。不可不謹焉耳。

孔子之論語則語錄。而其言簡。孟子之書則入文章。而其言詳悉詳悉也者。揭蘊奧焉。故其光輝似淺矣。簡也者。多含蓄。而其光輝似深矣。予之不德。寧傲於淺。而揭詳也。

予嘗置塾矣。今則雖不置塾。而教人仍多。而昔之人。則非若今之不才也。今人則殆近白痴。不可教焉耳。抑柳枝剝皮。與不剝者相列。使牝牡羊孳尾其前。則其產子。毛色白黑成條。又官吏之子蹙眉。而文士之子好字。乃心理與遺傳之法。如此。是故。古江戶不出乎人才。人才必出於遠國鄙野之地。蓋江戶則大都會。人心騷擾淺薄。遠國鄙野。則其人朴素。心志堅固。而其才深厚。又猶青蛙隨樹色改其色也。

抑二三十年前所教。則其人稍才矣。其後學校。各所聚生徒數百人。其科漸多。世益開而益騷擾。朴素之風熄。而輕薄日熾矣。其所產之人子。猶如彼柳前之羊與樹間之青蛙。亦宜然耳。昔女子之才。率多初敏捷。而隨長漸鈍。今之男子。猶如昔日之女子。似多才而淺薄。隨業入難而益鈍。莫可奈何也。學科益避其難。而就平易以應時宜。亦勢之所使然。輒時俗之陵夷。日就頹敗。亦宜矣。救濟之道。在勉反于淳素矣乎。

維新後之大臣。各爲時勢之所驅。非莫其功也。然率多莫辨乎是非邪正之識焉。弗徒不辨而已。或反宣淫煽奢。或政府而爲贈賄之俑。播乎奔競之種等。功罪相償者。蓋鮮矣。况能知匡正頹俗乎哉。今之首相大隈伯。其成功之所底。雖未可知。而其說收稅吏警官及議員撰舉之弊等。鑿々中肯綮。乃先罷不正官吏。諭地方官吏。示敬上正下之道。欲以匡正乎頹俗。大有可觀焉。且以七十七之高齡。欲上爲君主下爲人民以正斃。其氣魄才識。求之於維新以來之人。除西鄉南洲與勝安房之外。所未見也。不稱之賢相而可也哉。



仲尼處其世。盡其道矣。後人殊世異分。則其所爲固宜殊異也。唯夫。其大經大法同其揆。而易地則皆然云爾。若夫。易地而弗能同然者。則必孰是孰非。於是乎存焉。

不知人之高下。而或貴之或賤之。謂之盲矣。不知己之高下。而或自尊或自卑。謂之愚矣。知人之下尙貴之。謂之敬焉。况於其高者乎。知己之高猶自卑。謂之謙焉。况於己之下乎。人與己不可弗知。而敬與謙不可弗行也。

以豐太閤之雄略。而尊賢遠佞。不黷武不喜色。勉制節謹度。以安國民則。此之可謂全人而已矣。

歐米人憫病者傷者殺之。救其苦。蓋使其往生于天國也。凡西人之理致風俗。基于迷信如此。他無理義之學也。邦人佛教者之葬。有類此者。書其旛曰。往生爲樂。抑基督出於佛教。則其所說之符合固宜然。唯我邦俗之敗壞。幸未至此云爾。然政府或將驅我免囚入之。蓋惑之甚也。

才不才各有天分焉。其才足以爲邪者。才足以行正矣。邪足以滅家亡國。則正足以隆家盛國矣。爲邪爲正。一存于志焉。志真期爲桀。則桀可得也。則志真期爲舜。則舜或可得也。唯夫志真。而事之不能至。乃始知分之極于此矣。而志之真否。與事之至否。亦自存于天分焉。抑塞者得下於山。而健者難攀險。則又勢之所不免也。憲政則自爲防惡政而保善政之旨而起矣。然自有憲政以來。惡收愈多也。故行善政。而憲政之旨始可獲達也已。古曰。民可使由之也。不可使知之。則欲使之知。而民智淺薄。不能使之知之謂矣。今則人不能解字句者固也。唯冀施可使民悅由之政。又人智之益深厚。而能通於政俗之善惡。以成乎大正文明之世界焉。然而斯文字之古。而所謂不可使世人能知。則固知之矣。

予喜大隈伯當國。而新紙則載謗議者如沸。適足以觀頹俗之度焉。

躑躅花開萬綠間。非君誰克濟時艱。四維掃地邪正倒。蟬語空譁夕照山。

又翻古句

老來寧不住碧山。爲君爲國豈得閑。飛花流水身期盡。自有胸次超人間。

性重厚者。其學雖不博。而皆爲之蘊藉焉。性淺薄者。其學雖博。而散漫弗成要也。



唯夫重厚也者。難移如石。而其移也。益入于淵深矣。淺薄也者。易移如瓠。而其移也。益趨于輕浮矣。雖然。苟有志於茲。其質亦未必不變。乃亦有天分之存焉者乎。近者。新紙且至。評善行以比失時生黷之物焉。然則其以惡行。比生鮮適口之美味也必矣。時俗人情之腐敗。不特生黷。亦可以見焉。

喜某新報社說警頹俗之切

偏遲雨霽慰幽情。世若陰霖誰廓清。明月擎天定何夜。先欣前嶺杜鵑聲。

洋人之旨趣。曰侵略。曰利己。其相戰者皆然。邦人接之。動受其侵略利己。新紙每事。外以咎乎我外交之不振。內以憾乎我開明不及彼焉。夫然。故我內地人相交之情狀。逐年異其趣。至莫事不侵略利己。特外交之未振耳。開明亦將何所達而果無所遺憾矣乎。噫。

世故人事之變。所稀有。而人之所易驚也。然亦所不能無。則宜以爲常耳。以爲常。則弗驚焉。弗驚則思慮全矣。思慮全。則處之審矣。處之審。則其事當矣。是故。非常之變。人不可以弗豫期也。

世有正人之政。有邪人愚人之政。邪人愚人常多。而正人常少。弗待言也。而邪人愚人。則固亂之者。而正人濟之者。纔濟焉。而復亂之。所以自古亂世常多。而治世常少。且正人自知其正。而邪人愚人。莫自知其邪愚。况其人以類聚乎。假令人教其非。亦莫知之改也。是其所以爲邪愚焉。維新以來之爲政者。孰果正。而孰果邪愚。雖今後之政。亦可以寒心也已。

或曰。子誹議時俗。乃人以爲該所謂高慢。何如。予曰。謹服從于時俗。而驕奢輕薄。則人或以爲柔順。歐米人。口說博愛。而其所爲。則以侵略爲事。乃言行不相符者。而非心以侵略爲博愛也。然日本人。以驕侈輕薄爲文明。心實顛倒是非也。蓋亦模倣歐米。而更誤其道者乎。

或問。昔人問司馬光終身可行之道。光曰。其誠乎。又問其所從入。曰。自不妄語入。其言是乎。予曰是也。其人請益。曰。誠猶烹物之水。莫適不爲之基。然投之利之物。各有量。以制其宜焉。苟失其宜。則或將不可食矣。凡事之取捨云爲。其又審之。



## 梅雨行

梅天濛兮弗放晴。陰雲浹旬壓檐橫。路泥滑兮深沒屐。衡門雖設絕送迎。親知稀到不須恠。後進有似負幽盟。吾儂且辭訪奇勝。寧能得得出門行。深室設筵猶來濕。筐裏藏衣微更生。田園插秧綠欲遍。四聞閣閣群蛙鳴。晝日不堪聞喧聒。況於夜深夢屢驚。難望檐端夕陽抹。曷得山頭夜月明。舉頭時喜陰雲破。園樹未聞吟蟬聲。欲霽復恨檐滴響。滿庭如池潦水平。有時捲簾凭机坐。不耐悒悒陰鬱情。只待有人投新紙。草草讀來活歷史。英佛伊亞患黨訌。希土米墨亦仇視。外事紛兮措不論。其奈內事梅霖似。輕薄漁利紛競先。奢侈頹俗勢如駛。中興鴻業五十年。人情莫復記廉恥。安遇梅霖放晴時。夕照明月較風紀。

立心廉正。持身謹儉。接人敬信。處事審勉。治家禮和。對國公忠。善充之。則庶幾乎其不違矣。

井蛙不知河海。徒知泛水。而上知窺天也。山人不知都會。徒知持身。而外知聞見乎世事也。抑山人。其分鄙野。其事狹隘。智止。於聞見。而事莫由鍛鍊焉。乃井蛙

之出河海。果莫々失措於波濤之洶湧。而惑乎游泳之艱難乎。事未可知也耳。

人一言可以爲賢也。一言可以爲愚也。賢者而自稱以爲賢則愚矣。愚者而自稱以爲愚則賢矣。何則人各有長短。而事有失得。乃賢者不必無短與失。而愚者不必無長與得。所以言不可以弗慎焉耳。問。賢者自稱爲賢。則既失所謂謙讓之道。假令莫短與失。而其墜愚也宜矣。然愚者自稱其愚。何故爲賢也。曰。自知之明。且知對人之禮。其事所以爲賢也。

孔丘曰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如丘者。不如丘之好學也。夫人之才智。各有天分焉。其下愚者。固不能學。而俊者不學。則才智之所至。未可知也。學而不能至焉。天分之所極。其在于茲矣。抑草木之生長。任其天。則或大長。或不大長。而至於培養得方。則其長更大可知矣。今教與志。培々養之具。而其志之好。獨不如丘者。蓋亦天分之所存焉。否則其遭遇之情狀。使其然爾。

或問。聞。實行苟舉。不讀書而可也。又聞。書不可弗讀也。如何。答。惟夫。實行未審其理。故讀書參考。以資之。所謂。丘之好學。是而已。雖然。基之者志也。志之不



先立而讀書。猶欲無根之木而附之枝。何益之有。志苟立矣。三人行。必有我師焉。何必患無讀書。堯舜果讀何書。抑實行也者。忠孝信義。辨是非。判邪正。斷而行之。乃不如不讀書云爾。

大隈伯為首相。世皆譏其施設盡背人意。而其施設。反予之所歡者居多也。

縱窺星影慰幽情。况見山頭月色明。政俗久如梅雨暗。何圖雲破漏澄晴。

又

人慣梅霖雲影昏。此間天意與誰論。獨知大界渾欣霽。擎出山頭月一痕。

孔子五十知天命。惟謂知天賦理性之在人者。而非知天運氣數之謂也。頃者。大隈伯曰。我政由平生之論理而進。若中途仆。則必有繼之者矣。又曰。氣運之所在。我久以高尚之理想知之矣。蓋自有會心之處。知亂極而治。天必不使終如斯之敗俗焉。故身將當其政。以正而斃也。則可謂知在天之命者矣。

或問。子者山人也。然頻繁論人處政界之道。子豈有意于政界乎。曰。予強壯尙辭官。况今年七十四矣。何有意于政界焉。然講為君之道。講為臣之道。講為人處世之道。以待乎後之學者。即學者之本分。且假令莫益乎後。不可不具之身焉。抑人之處世。身不為人君。而或處輔君之任。猶如身不為人妻。乃處教為妻之地。父而教子。子而事父之道。皆不可以不具諸身。隨所在以出之。乃人之道也。是故。講乎為人之道。具諸身。不特學者之所以為學者。即人處世之當然而已矣。

梅雨中蛙聲。予則蛙中祈晴者已。

飽聞蛙鼓閣閣鳴。似欣混濁歌太平。若收梅雨揭天日。應入秧綠欽光明。

世毀焉而弗撓。世譽焉而弗勸。自信而安之。樂而行之。則氣運隨之。今大隈伯於政事。雖其終未可知。而以予觀之。獨在其胸中。理致明白。而默契神會。能有如此者。蓋非西鄉南洲勝安芳之所及也。凡我處世之道。固宜如此。內既不疚矣。乃悠然前進。以行我理想焉爾。為山為川。非所關也。

或問。子之言曰。不顧毀譽。自信而行焉。似頑而不納人言。異於彼舜好問好察。邇言者。無乃不可乎。曰。邇言日日所接。敢不察乎。况其遠者。固悅納之。惟謂其不惑



于邪曲非理之言焉耳。請勿惜其言。

人之處世。獲獨成就之事。甚鮮矣。又要必用我意之事。亦甚尠也。入則有父兄妻  
 孀。出則有僚友隣保。乃賴其言而行之。我之所關。則有所謂內省不疚之一。以爲  
 之基焉耳。通言何得不察。而我量曷得不宏大乎哉。

人之處室。每日臥起三食。則略同其軌。然云爲轉換。煩細不可記憶。一人之躬且  
 然。況其所成室家之人。家各異其人性。則其接之之道。難易非可概論也。凡可喜  
 可怒之事。在其間。而不慈不孝。貞順頑嚚之名。由以起矣。乃若虞舜。其最難者歟  
 。人其可莫鑑以出其適合至善之道也哉。

問。理義也者。何由生也。因事物而生歟。由形勢而生歟。曰然。人心猶源泉。而其  
 所觸岩石也者。即事物之變化。形勢之順逆也。君子之心清冷。而小人之心污濁。  
 其觸岩石。而起波瀾。則一矣。而清冷者之波瀾。名之曰理義而污濁者之波瀾。名  
 之曰非義焉。

讀新紙有感。時大隈伯爲首相。革弊政。

連日梅霖纔放晴。仰看斜照劃山橫。群蛙卻恐污泥涸。競起聶聶喚雨聲。

自非聖人。孰能知賢智之趨舍。自非賢人。孰能知庸衆之是非。猶階上人能辨乎階  
 下人之進退。而階下人不能辨乎階上人之勤惰矣。乃自非聖賢。孰能知我言之智  
 愚焉。

予不肖。昔不自計。妄以孔孟之進退。充於我出處之規矩。故所到難仕矣。今則身  
 老。處于夷齊之地。固非有其才。且國異體。則非有所避也。又惟遭遇之有然耳。

予應郡衙之聘。講孟子曰。齊宣好貨好色等。人皆宜有之慾。然世以慾。禍身害人  
 者多也。宣王已知其不可。爲可善焉。只夫公平與人同慾。則不至於禍身害人。乃  
 個人之慾。始公共。將與理義相和。乃止乎好貨好色之慾。孰若庶幾乎霸王之業。  
 欲庶幾乎霸王之業。則孰若成文武之德。故孟子因小慾以誘之。遂使其其進大慾。  
 自大慾而誘之。將以使進真誠之理義也。若能得至于此。則天下固莫窺其際也。至  
 於天下莫得而窺之之高尙。始與天地合其德者。所謂知我者其天乎。蓋孟子能得  
 進王致于此。亦可以無恨矣。然而其說王業。特於彼國體救民之道爲然耳。非我邦



之論理。固不待言也。

七〇

政黨政事之行。輕薄無恥。奔競成俗。故大隈伯之爲首相也。以其施設之超俗。新紙交口。譏其非憲政旨趣矣。今則漸有所服從焉。乃勸之以解散國會。行乎議員之改撰。以問其信任於國民焉。夫予論其施設着着得當。未知其心志節操之何如。況於國民。何得知之。加之。以政黨者之脅迫貨賂。民莫知所從矣。何以表其信否。在待其效果之感孚人心焉耳。抑新紙之所煽動。則有似輿誦。孰能莫惑焉。乃常人之情耳。然若伯而爲所煽動。以輒行議員之改選。則徒貽人嗤者。何以爲伯。何以能獲人之信任乎哉。輿誦固弗可忽。亦不可以不知所擇焉。有爲者之處世。嗚呼亦難矣哉。

人能以道脩身者鮮矣。况以道治國者乎。大隈伯殆能以道治國者。而其脩身。亦不見有甚失道者。則可謂英雄能兼君子者矣。

所感

妨害治安誰罪魁。弗禁政黨國將頽。年爭選舉脅兼賂。粉碎和魂廉節來。

又

官吏貪賄政客橫。宛如百鬼夜昏行。山人滴筆言言血。莫是杜鵑呼夢聲。

智能到于人之所不到。事能達乎人之所不達。然後爲施政者之能事終矣。乃其事語諸人。則失言失人。徒速人之譏焉。然其事終不可止。所謂化天下於陶鈞之上者。猶如電氣機之於世。其體窈渺。不可知。終永益乎世。然後始知果不可譏者矣。孰得而與焉。乃欲使之知。而弗得者。古今同也。

世或謂予。爲批評者。予豈違批評他人哉。予唯講乎予所以處之行之之理義云爾。予七十年來之所刻苦。世之不解。固宜矣。然而今則人皆以爲知之。蓋亦風潮之使然而已矣。

明治維新前。脩身治國之外。無有學也。而風俗淳素。人皆有義氣矣。今則海內唯知有憲法也者。以爲可以爲我放恣自由之干城焉。乃破廉無恥。莫復有檢束。而率先爲之唱者。政黨者流之奔競脅喝。是也。苟有言及脩身治國。則罵之以爲害自由之舊思想焉。故今則蕩身破國之教大行。不知所底止。而其學也者。徒語學技藝之

七一



類。其頹俗。猶往時藤原氏奔競無恥之世。而更加甚者歟。

人之處世。所以脩身。與所以治人。共不可以不講焉。其無智。不可若社會黨然也。聞伊太利國社會黨演說者說政府既仆。喜開祝宴。而事則虛矣。抑有政府而治之。然後國民保安者。否則犬豕狐狸世界是耳。人生界。固要有組織焉。要有學問焉。弗可與禽獸同事也。然今則往往曰。自然主義。曰。無政共產主義。猶蕩兒不知倚父母家產可以生活。好破壞其產。以取快於一時。而共產無保。身遂饑于道路。始或知悔。而無及焉耳。雖然。其人狂暴無智。或不知悔也。

人之處世。有順境。有逆境。在逆境者。多慎重寡過。苟入順境矣。乃乘勢會度。不識不知。易蹈過失焉。如唐莊宗豐太閤。是也。弗可不思也。

讀書不貴該博。而要志存經綸。故智貴深遠。而行要正確焉。故注視於時事之變遷。而容辨於千古之格言矣。

我邦風俗頹敗之甚。私意。若執政得其人。則先正朝廷。正百官。正教育正議會。遂撰其人。命巡察之官。如最明寺時賴自出察焉。以或黜或陟。亦矯正之一策矣。雖

然。政黨政事之世。非可夢想也。然頃者如聞。大隈首相將設視政官。雖未知其旨之所在。或莫庶幾乎予所見歟。而新紙世論。則果嗤之。然至稱伯爲偉人亦奇矣。孟子曰。我四十不動心。蓋未行乎荆棘中而已矣。若使其行乎荆棘中。則動心畏傷。與我莫異也。夫我則齡七十四。然日常動心忍性者。乃境遇之然也。抑與夫樂天安命守死善道。易地則或皆然者歟。

大正三年七月新政。破廉頹俗。頗就廓清。而世論囂囂。猶衆口鑠金焉。纔出梅霖昏黑界。更來二伏暑炎中。塵世艱難渾若此。草廬獨待一清風。

今世人。動稱立憲之旨。咎政府之所爲。曰。古之爲政。云弗得使民知。今則非大聲不入里耳之世。乃其意。固謂世人皆智也。人既莫有智愚之分。則莫有大人童稚之別也。乃莫有邪正也。莫有治亂也。宜哉。幼者凌老者。而妻蔑夫耶。邪而不爲邪。亂而不爲亂。然則天子宰相百官之賢否。固非可辨也。獨上下未全滅。蓋亦幸而已矣。甚哉立憲之効。能使人智如此。噫。

賢者在位。能者在職。則陳套古言。今人之所嗤笑矣。抑今人則意莫人而不賢者能



者。故徒說法治。奔競在位焉。然今之廓清。專做於古言。大有所採擇。則致乎世人之恠訝。亦宜矣。

偶感

破廉政俗。總堪驚。幸有名賢任廓清。世議紛紛毀消骨。誰知一死報邦情。

英國為政黨國也久矣。今則為愛蘭國民黨所困焉。皇帝之調停。且弗奏効也。蓋不芟鋤之於萌芽之過矣。若尚不知懲。則今後妨害乎邦治者。必將在于黨人。不可不寒心也。

露國莫斯科戒嚴。蓋社會黨罷業者。十四萬人。

村田保翁在于貴族院。大罵山本伯以下不正官吏。以比犬豕矣。而惟其姓名存我記憶焉。因思。昔予在于昌平。蠻諸生寮。有村田保者。在舊幕旗下子弟寄宿寮。而二寮固非平生相往來者也。然一日其人來。被負人背。渡寮緣。而不記其果來訪誰也。因又閱新紙。云。其人肥前人。為旗下士之養子。遂列于貴族院者焉。乃拊手曰。當時肥前人。在于諸生寮三五人。則其來宜矣。始信乎記憶之不妄也。翁已罵不

正官吏。更又推大隈伯。奔走扶持。以託廓清。則可謂。能柱石于國家。以濟否運者矣。

奧國皇太子及妃。為爆彈所殺。蓋係塞耳維人所為焉。乃其敵愾心。或非所得已也。然國各異黨援。其兵亂將及全歐矣。其他米國對墨國葛藤等。皆私意。莫有條理。何弗明白斷事理也。凡國而舉事。不可不確。如日月。幸我邦清露之戰。事理明白。不愧於日本魂也。冀今後之舉。不陷于歐米朦朧主義焉。為國民者。不可不豫知所鑑也。

偶成

身住深山老益痴。杞憂世事壞頹滋。浴餘且倚茅檐下。立待清涼月一規。

又

深山野老掩茅茨。薪水勞宛擬濟時。多事窓頭莫閑地。不容風月侑吟危。西洋之戰。古每宗教之爭。而近世率出侵略焉。支那之戰。古救民之旨居多。而兼併次之。日本之戰。則對王室。義不義之爭。居八九矣。冀。我邦之人心。義益明。而



戰益不起耳。

孟子比孔子。有些英氣。英氣害事。孔子溫潤如玉。有光輝。而孟子如水。莫有光輝。是宋儒之所見也。而予之所見。則異于此矣。孟子之英氣。乃支那人中不易得者。而孔子之乏英氣。即支那人之常套者矣。抑我所謂英氣也者。惟夫達義之氣。而非外乎義者也。所謂至大至剛。與天地參之氣。無是則餒者也。凡爲事。宜維精維一。與義之比。以正斃而已。不則不足有爲耳。宜不若夫佛菩薩。無西東。無歸着。虛無寂滅而已也。如我楠公。達我義也。乃保我國。不可一日無此氣。即天叢雲之劍氣。而立國之基礎。於是乎存者。國不可以如海外諸國也。又自古以陽明致良知。爲英雄學。可也。以其學成功者多矣。然其誠意之工夫。尙未免爲鈍刀。可不淬哉。蓋脩身治國者。譬猶工匠之功也。而誠意正心者。其所用之刃之銳利。且無罅隙也。抑智者刃也。致知者。用刃也。陸截犀象。水斬蛟鯢。齊是刃也。格物者。精義也。即淬是刃之方法也。可不淬哉。陽明以六經。爲我心註脚。而其誠意之工夫。則曰。察心之發未實者。實之。夫人用心於事。可。而用心於心。不可。用心于事。則所以

用心於心也。

或問。人之爲學。終身改過。可過。可乎。如何。曰。寧謂終身研鑽進善。可也。或問。致良知。何故克成英雄矣。曰。良知者。本然之智。未爲邪辟所染者。必達之於事爲焉。至於造石櫛以死誓之。則其氣其才。既克成英雄矣。問。宋儒亦矢爲善者非耶。曰。唯踐古言之形式。是勉云爾。

或人曰。孔子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又或比老彭。或比左丘明。孟子曰。所願則學孔也。後世學之者。則有朱學。有王學焉。子學朱歟。學王歟。答朱王之所善。固學之。若其所未足。則補之。及死孟亦然。然而人各殊地異分。而其事各不同也。假令予易地。其事弗期必同焉。是故。要我心之義之所在。而莫有所願也。而其歸聖歸愚。亦惟人之所命。而非予之所豫期也。

某里人相謀。變其陸田。爲水田。以其水關予等舊水田主。規定旱時弗及害於舊田之條項。然後引水。然昨大正二年。彼以暴力。蹂躪其規定。至翌年。則彼更有所施設。以故出于挑戰之計焉。予則惟委之於同儕舊地主之所謀而已矣。予又因某甲



言。附予水田於某乙丙二人。耕之。因贈酒于甲。謝其斡旋焉。然甲託事。返其酒。蓋有畫多獲乎其報酬之計也。後其人遂來借金圓。約明日償之而去。至數十日之後。始來佯稱所借半數。曰所借蓋若干。不得償還。請更借數金。予乃稱前金額告之。以與之充謝。而更貸之則辭矣。其他侵田盜境之類。四圍弗爲少也。足以觀乎破廉無恥之態焉。我日本人而如此。豈得不爲邦大愧乎。由是言之。壘塞各國之戰亂亦宜矣。徒恐我邦及于此戰亂之不在遠云爾。我儕處世之道。嗚呼亦難矣哉。

歐洲大亂。其國皆曰。日本應乘是機。大伸其鬱屈于支那焉。夫各國則所謂。以其已心忖度乎人者。其心何似我所謂引水某里人等之心術之甚耶。我日本人心。雖壞壞。未至盡如某里人之甚也。然則反以某里人。觀歐米人。以講接之之法。則亦可以無大差矣乎。

寬猛斟其度。嚴恕處其宜。或依于法術。或講乎經略。以達我正焉。是待姦小邪曲之道耳。豈倣彼之所爲。而可也哉。

王政維新前。海內之學。以精深爲貴。而不貴乎淺薄焉。維新後之學。則以精深爲固陋。以淺博爲利用也。故古者。俗貴淳素重厚。而維新後則反之。俗競奢侈輕薄。而人不復解乎淳素重厚也。乃工藝日興。而道德益棄。君子國變。而爲商工人之國矣。然而近日似人稍知悔焉。蓋由施政者之始得人歟。抑氣運所令然也歟。德川氏以朱子學。爲治國之道矣。乃以謹直。立之風聲。以率海內。違者有罰焉。其所以維持乎三百年霸業之術。在于茲也。王政維新後。以自由開放。爲御海內之旨焉。以侵慾奔競。爲之風聲。其反之者。於外交。則以爲不振也。於邦俗。則以爲未開也。爲之上者。唱之。有新聞紙。以煽之。維新之王政。亦危矣哉。

某氏借家于阪地。移住焉。時府令有市宅改築之事。然其人與他借宅人謀。不避家也。家主懇請避之。乃曰。併數月借宅料滯納。與其附屬障襖。棄之。則避之。家主遂棄之。然後避之矣。其人來與予言而誇焉。其人舊藩士之中等者也。然其貧也。志操之墮落如此。境遇之移人心可畏而已矣。識者可弗知所戒也哉。

聞。壘多利非理。壓乎塞耳維。久矣。是以。其皇太子及妃。爲塞人所殺焉。獨逸負其強。奪人地等之非行。久矣。且尙欲乘隙大有所侵略焉。遂致乎全世界之大亂



矣。我恐皆出於爾者。返于爾。豈啻春秋無義戰而已哉。以其人推之。豈能知所懲哉。

八〇

予讀書五年。由朱子學居敬窮理。下工者五年。從事于陽明學之致良知者。五年。從事于孔孟學。更折中於我邦三神器教。四十五年。今則年七十四矣。日欲少其過。而未能者。

德川幕府之時。水戶藩士。有會澤某。著書。創乎一種國家學矣。乃王政復古之業。其機基于茲矣。繼之有藤田某。一藩遂舉勤于王事焉。

歐米基督教。惟止于祈禱。我邦人。近者百事。師乎歐米。乃其所以爲學者。特商工業。而莫有心身鍛鍊國家經綸之教焉。是以。其所育子弟。皆如商工富家之蕩兒耳。今後。其以是國家。將託誰乎。

以姦爲智者。究竟歸于愚焉。非義獲利者。究竟歸于失利焉。棄道德以爲開明者。究竟歸于野蠻矣。近世之人。多弗免於此。且今非奔競之人。則不得乎權要。而雖無能之人。亦不安乎耕耘也。可謂顛倒乎本末先後者矣。

#### 惜士氣頹敗

如花士氣何處尋。滔滔墮俗國漸沉。泮林元自失風教。蓋養爛燦名櫻深。



跋

古人有言曰。言人不善。當奈後患何。予於是書。言人之不善。慨世之不父者。亦多矣。後患之至。當期而待也歟。雖然。其意欲他山之石以磨玉。既善其身。兼淑諸人云爾。且古文字。固不期人之能讀。苟有能讀而知之者。則必善人也。善人必與我同其感。益有所進脩矣。其功施以及不善人。未必爲無益也。近者。乃木將軍棄生以全義。而遺教自存焉。况砥礪貽後患。何有所恨乎哉。抑我著。又猶所謂治產會計之帖簿。而堪憫無產者。勸有產者。相共提携。以計濟救焉者。然常憂提携世莫其人焉。今大隈伯幸以我所謂有產者。立我前。行我志。則條得其人者。又猶似我將築之室。有人來助成之矣。乃室之美。固任伯據焉。而我又莫所恨也。則我帖簿止于此。而可也。



大正三年九月十八日印刷  
大正三年十月一日發行

備中國川上郡成羽町大字下原千二十四番地

著者兼發行者

信原德太郎

備中國川上郡落合村大字近似三百二十五番地

印刷者

內田儀三郎

備中國上房郡高梁町大字下町二十三番地

印刷所

莊活版印刷所





終

